

# 8潮头 Tide

校园新苑◎新生代征文作品

## 冬闲时节打“双扣”

■ 四川达州市达川区渡市中学 吴杰

入冬以来，乡下几乎没有什么农活可干，我们村里的男男女女，没事就喜欢聚在一起打扑克，特别流行的是打“双扣”，之所以叫“双扣”，是因为把两副扑克放在一起打，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，叫做“升级”。

没有人知道打“双扣”起源于何时何地，也不知道是从哪里传来的，但这并不影响乡亲们对它的喜爱，他们只要有闲时，凑齐4个人就可以打了。

其实，玩“双扣”是蛮有趣的，我看爸爸他们打过，爸爸还挺入迷的。两个对坐的人为一家”。从扑克牌2开始打，谁先摆出2，那一家就是“庄家”，另外两人就得千方百计收到足够的分数，推翻“庄家”，自己坐庄。一直往下打，打到A为一轮。对方不会让你一直得分，他们会阻止你。有时候一分也得不到，这称为剃“光头”，对方要连升三级。但如果分数够高的话，可以升一级或两级甚至三级。

冬天，爸爸的时间比较多，没有多少农活，没事他就散散步，散完步，到我们家乡的“三步两洞桥”去打“双扣”，那儿住家多，一吆喝，就会有人来摆场合。为了打牌，有几家居然还准备了牌桌。家乡没有多少中年人，更别说年轻人了，大多数中青年都外出打工去了。在家的大都是老人、小孩和妇女。农村没有什么娱乐活动，我爸爸和一些妇女不打麻将，专打“双扣”，因为打“双扣”不来钱，打着玩，不赌博，他们自己觉得很有趣，有时候一个下午打两三轮就临近黄昏，时间过得特快。

“双扣”需要打的人彼此配合得好才能赢，时下我们家乡打“双扣”比较受欢迎，人们的空闲时间越来越多，庄稼虽然种得多，但施化肥，不再担粪水，小春不种小麦，没人养牛，不用天晴下雨每天都要去割草，做饭烧煤气或电炉，也没人整天在外面捡柴禾了，油菜一种到田里冬天基本上就没有事了。大家空闲时间多了，打“双扣”便成了他们的娱乐和爱好之一。

有时候打牌的人多，他们会摆两三个场合，但更多的时候是一些人打，一些人看。有些人会记牌，打得好，有些人打得差，打差了会影响自己阵营的成绩，另一个人会着急、抱怨，旁边看牌的人比打牌的人还要着急，他们的嗓门本来就大，说话像吵架。打牌不但要记牌，还要推算对方手里的牌，记不住牌，就会出错，出错就会吵闹。我有时候周末回家，老远就听见争吵声，知道准是有人在打“双扣”了。我想，就是因为这样的争吵，才使得这个游戏变得更加有趣，更加有生气了。这种吵闹不会影响下一局，更不会影响团结，反而会增长大家的技艺，以后打得更好更精。

打“双扣”是现代乡村冬闲之际的最好娱乐方式之一，你也不妨试一试，准开心。乡村一派宁静祥和的氛围，说明党的政策给我们带来的和平和安宁，我们要珍惜，这样的日子真是来之不易。

## 落花本是水

■（黑龙江）璩瑶

每年的第一场雪，总是有一种别样的感觉。它真实，自由，真想把它留下来……

清晨起身，习惯性地瞄向窗外一眼，“哇，下雪了！”大地披上了一件洁白的外衣，没有落尽的叶子上，也染尽了白色，似梨花含苞待放。在这秋叶还未谢尽，秋风还未散尽时，冬的精灵就悄然地走进了我们的视野。我来到这秋末冬初的清晨，徜徉于这无声美丽的世界。

窗探城区千秋雪，也何尝不是一种壮美的意境？

我也想做一朵雪花，一朵飘零的雪花，散尽寂静，融化永恒。欣喜中不由自主地打开窗户，漫天的雪花还在零散的飞舞着；轻盈的体态，潇洒的舞姿，优雅韵致。我情不自禁地将头探出窗外，飘飞的雪花调皮地落在脸上、唇上，柔柔的、滑滑的，好凉好凉，却又瞬间融化了，还略有些麻麻酥酥的感觉！仰望空中那曼妙的身姿，那么的美妙，脱俗！此时我的心好像也跟着它飞了起来，演绎着古典的芭蕾舞剧，舞动起来……

我喜欢雪，喜欢雪的纯洁、晶莹，喜欢雪的飘逸、清灵，还喜欢双脚踏在雪上，倾听那咯吱咯吱的雪籁之声，雪花炫舞的美让人心灵纯净。当迎着雪花送上了吻，情不自禁地会想：如果人心似雪那样洁净，不染污、不变质，这会是一个清凉、纯美的世界——这也许只是幻想，但我正想在雪天能闻到花香。

“白雪却嫌春色晚，故穿庭树作飞花”。诗人韩愈曾这样写过雪的大真、大善、大美！我喜欢雪的纯净、奉献；我爱雪，爱它舍己为人的品质和大无畏精神，更喜欢它无关风月，只关清欢！

然而，无论雪花如何曼妙地飞舞，终究会化成水。即使如此，我也愿意成为冬季里的一片雪——虽已成水，但晶莹透明。

微小说

## 微小说三篇

■（西藏）廖维

### 龟来归去

儿子提着小乌龟，蹦蹦跳跳，好不高兴。

儿子在客厅拿着乌龟跑来跑去，惹得全家人哈哈大笑，公公发话了：“你们这些年轻人不懂，乌龟王八蛋是连在一起的。”顿时我们望着彼此哑然失笑。

我指着乌龟问儿子：“你打算怎么养它呢？”

儿子想了想说：“放了它吧，让它找妈妈去，我刚才喂它东西它不吃，肯定是想妈妈了。”

“你不玩了？”

### 金龟婿

婆给你物色了一个对象，男子在镇税务所工作，条件也不错吧，你还是不见。我就想问问你是不是有心上人了？”

“哈哈，妈，我早就有心上人了”

“哪个？”

“大鹏。”

“哪个大鹏？”

“村里的大鹏。”

## 在墨脱牵手

的旅程。

一条阴沟阻住了我们的行程，下是河流，上是陡壁。

野草疯长得根本看不到路。司机为了赚钱，我们为了探秘。车子无所畏惧地在这样的路面前行……两个男孩沉默不语，却在发抖，我惊恐地睁大了眼睛。突然，墨子再次紧紧牵住我的手：“别怕，我在，有我在……”经过了无数个回合，车子终于驶出了险境。

到了仁青崩寺山下的一个村子，车子再不能行驶。来自不同地方的五个人开始

## 飘香的腊月

■（江苏）褚福海

乓”剁肉末，顿时，便将冷清静寂的家里捣鼓得满室生机。

包团子，向来是镇上人家一年中十分看重的事项。无论大人，还是孩子，都会暂且放下手头的事情，将精力聚集到这项要务上来，没人胆敢轻视或懈怠。

我们遵从母亲的指挥，有条不紊地配合着母亲的节律，很快就把荠菜鲜肉、萝卜丝肉末、花生酥糖等几种馅心准备完了，分别盛放于陶盆瓷碗内，并调好佐料备用。

荠菜、萝卜丝焯水时散发出来的清香味，用小石臼捣捶花生米时发出的好闻浓香味，与腊肉、风鸡、咸鹅等“年货”的味道交融在一块，混合成了我们巷子里诱人的腊月味。

当姐姐将一大锅水烧开后，母亲便提起袖口，亲自舀水和粉。滚烫的水倒入盛着米粉的木盆，顿时升腾起迷蒙水汽和扑鼻的香气，逸透出温馨与安详，抚慰着家人的心灵。

母亲边倒开水边搅粉，搅到七不离八时，就放下一把抓在手里的三只筷子，左手扶住盆边，右手不停地翻揉米粉。淡幽幽的米香味氤氲在空气里，沁入我们的心扉。

团子煮熟后，出笼的活大多由我完成。当父亲把装着团子的蒸笼端至我面前时，我先在光亮的竹床上稍抹点浮着油花的清水，再左右开弓，双手齐动，把一只只升腾着香味的团子从笼里取出来，排列到竹床上，使劲煽动蒲扇冷却。热团子的诱人香气，常让我忍俊不住趁热吃上一只，尤其是那绿油油的绿蓬团子，散发出来的清香味，能香过去半条巷子。

挡不住美味的我，贪婪地吃着团子，直吃到肚子有些发胀，才乘隙到巷子里去溜达溜达透口气。殊不知，门一开，那条我再熟悉

“我不玩了，突然觉得它好可怜，我们都在过年，而它呢，在这儿不吃不喝！它会死的！”八岁的儿子快哭了。

我一下抱住儿子说：“我儿子是好样的，长大了啊，好有爱心！”

第二天，儿子兴高采烈地提着小乌龟向永川神女湖奔去，到了湖边，他把小乌龟托在手心，想和它告别，小乌龟一动不动，死了一般。哇的一声儿子大哭：“妈妈，它死了！”

我看看小乌龟，把儿子拥在怀里拍了拍他的背：“我把它放在水里试试。”

突然，儿子尖叫起来：“妈妈，快看，小乌龟游得好快，好快，活了，活了……”

龟来，归去……

“你疯了，他可是地地道道的农民，赶紧断交。”

“大鹏为了娶我，用了一年时间去畜牧校学技术，羊崽崽在他科学的养殖下，上次全村其他牲畜都死光了，他养的几百只大羊小羊崽都活得好好的嘛，并且现在好多餐厅、农家乐、淘宝商上门预订羊呢！”

“女儿啦，婚姻是一辈子的事，马虎不得？”

“唉呀，妈，哆嗦！黑字白字，这是大鹏帮您们二老买的养老保险……”

结伴而行。为了那些没有见过的小鸟、小虫、茶树等不知名的野花野草疯狂的叫喊，早就忘记了刚才的惊险。

我们越走越远，发现蚂蟥横行在我们每个人身上，蛇也会随时出没。根本不是想像中的美好，完全成了一次生死考验。

五个不期而遇的陌生人，突然变成了自己的亲人。墨子牵着我的手再也没有放开。密林深处，几个人不见了踪影。

我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林芝市的医院中。远在北京的父亲守在我跟前。我想找墨子，发现自己根本动弹不了。

后来才知道，墨子为了救我，再也没有回来……我的爱还没来及绽放就夭折了。

不过的巷子里，到处弥漫着如纱似雾的水汽和若有若无的香味，犹似将小镇置身于缥缈仙境中，常令我惊讶不已。

风柔日艳的晴好日子里，左邻右舍的窗口外、屋檐下，到处都挂着油汪汪、香喷喷的鸡鸭鱼肉。还有的人家，干脆把年货晾晒到门前长长的竹竿上。那蕴含喜悦的情状，勾勒出苏南小镇另一道壮观的景致。

赶早的人家，通常在农历二十八九便开始烧煮年货了。我们家基本会等到除夕那天。大清早，父亲会烧上一大锅温水，将腌制过鸡鸭鹅和猪爪、咸猪头等洗净，再分门别类烧熟煮酥。那种带有咸味的香气，浓烈而深沉，早已渗进骨髓，让我至今记忆犹新。有时，我走到巷口，一闻到那股香味，便会不由得加快脚步。

吃罢年夜饭，巷子里便陆续奏起了“叮叮当当”的协奏曲，很显然，那是人家在炒蚕豆、花生或瓜子了。隐约听见“噼啪”作响声时，香味其实早就飘散出来了。还有制作糙米糕时冒着热气的甜腻香味，从大大小小、高高低低的窗户中透逸出来，掺和进空气里，与不时燃放的小鞭炮仗所散发的硝烟味，每家每户飘出的美酒佳肴的浓香，糅合到一起，组成了醉人的年味，久久地漾在巷子上空，使整个巷子变得温暖而鲜活。小巷人枕着甜蜜而醇厚的年味，满心喜悦地一头扎进了甜美的梦乡。

这些耐人寻味、令人陶醉的好闻气息，通常会从腊月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，有时甚至会长得更悠远，丰盈着我们的希冀与向往。

充满韵味的日子渐行渐远，距今时隔半个世纪。倘若有人倏然问我，生活给你烙下的最深刻印记是什么？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回复，那无疑是腊月里的那些芳香气息。因为那已渐渐渗进我的骨髓，植根于心灵深处，任岁月漫长，始终挥之不去。

腊月，是馥郁诱人的，腊月，是诗意浪漫

的。

## 父亲的勋章

■（贵州）韩先美

当月亮的清辉洒向院子的时候，当四周蛙鼓鸣响的时刻，我们姐弟仁便挤在父亲的膝盖上，听他讲小时候的童年趣事。什么簸箕套麻雀、骑牛唱山歌，什么松子制蜡烛、下田拉黄鳝……一件件孩提时独有的趣事，每每逗得我们笑得眼泪直流。

父亲，瘦瘦的，中等个儿，额头上的丝丝皱纹透出花甲岁月的印记，一件已经洗得发白的中山服成了他永不言弃的“伴侣”不知从何时起我已渐渐忘却了父亲的喜怒哀乐，但父亲凝视勋章，一言不发的那一幕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。

1976年的一天，正值十九岁年华的父亲戴上了大红花，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。在三年的兵役生活中，父亲练就了一副强健的体魄，铸就了坚强的毅力，在我的印印象中，父亲从来没有叫过苦，喊过累。

1978年，中越关系急剧恶化，村里的大喇叭天天响起越方如何如何地杀我边民挑起战争的播报。那时父亲所服役的部队正是云南，听得家里人紧张至极，于是一封谎称奶奶病危的家书便传到了父亲手中……

就这样，父亲在“自卫还击战”打响前的几个月就提前退伍了，回来知道实情后一度闷闷不乐。在他看来，本是七尺男儿驰骋疆场之时却选择了逃避，徒留下了深深的愧疚和遗憾，人前入后渐变得少言寡语起来。

还记得那是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，风温柔地吹着，院子里的一棵老树不时地发出沙沙的声响，父亲前所未有的高兴，那是在我记忆中少有的笑意。那天，父亲多年的一位默默帮助我家的一位同学挚友来到我家，母亲用并不好的厨艺准备了一桌菜。父亲把一瓶多年的陈酿“北京二锅头”从后院的土里挖了出来，两人就着月夜满满的喝了起来。那一晚，我第一次听见父亲爽朗的笑声。

院子边的田里不时传来几声蛙鸣，夏夜的微风拂来缕缕的竹叶香。我知道，父亲今天很高兴的原因，一是作为长女的我即将成为一名人民教师是家庭莫大的骄傲，二是在这个贫穷落后的乡村创造了一个奇迹。

当晚父亲似乎醉了，他说：“孩子，爸今天高兴，爸这一辈子最遗憾的事就是没有为国家做出啥子贡献，唯一让我自豪的就是那一枚勋章。“那是在1977年我们部队接到命令，一场洪水袭击了附近的一个村子，我们义不容辞地冲在了第一线，那天，我们救出了几十来号被困的群众，就这样，你父亲我立了一个三等功，但是，自古忠孝不能两全，当年正值战争即将打响……”

父亲有些哽咽了，跟随着进到屋里打开了那个军绿色的箱子，一块用粗布包着的勋章和一个已经泛黄的军人证书出现在我们面前。我生平第一次抚摸着父亲视为珍宝的勋章，证书和一枚鲜红的五角星，暗想父亲私下里悄悄的不知端详抚摸了多少回。正是它铸就了父亲不倦的毅力，才使得风霜雨雪几十年里如山一般的挺驻。

母亲是一个很要强的女人，虽文化不高但思维独到聪明而智慧，便自然成了家里的主心骨。父亲只扮演着一个孩子的角色，他常挂嘴边的一句话便是：“你妈说了算！”尽管大权旁落却无丝毫怨言，脸上总挂着与世无争的笑意。

去年的冬季，一场鹅毛般的大雪覆盖了整个乡村，我们一家子围着火炉坐着不敢出门，孩子们依偎在窗户前，用手指在玻璃上画着小猫、小狗等图案。突然，儿子惊奇地疾呼：“妈妈！妈妈！这么冷的天，外公不冷吗他在土里干嘛？”我睁眼一瞧，原来父亲正躬身在寒风呼啸的土里砍白菜。已为人母的我，看着父亲满头的白发和佝偻的身体不觉一酸，难道作为子女的我们就这样心安理得地坐享而无愧？

在我稍懂事时，总能在人流中远远地辨别父亲那熟悉的身影。夏天他总是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汗衫，似乎除了那件汗衫之外，再没有其他的衣物能那么得体地穿在他身上。一双解放鞋是洗了又穿，穿了又补。父亲总是说：“补补又还能穿了”，一个椭圆型的军绿色满身斑驳的水壶，陪伴了他一生。这也许是恋旧，也许是节俭，也许这是父亲一辈子的最纯真的情结吧！

在最美的年华最纯真的年代最艰苦的时期，父亲遇见了他的勋章；在最好的时代最绚丽多彩的今天，我们看见了父亲的勋章。这勋章照亮了父亲的一身，也照亮了我们脚下的路程……



本版稿件在《大周末》网(<http://www.qcxh.org.cn>)和《潮头文学》公众号同时刊发

